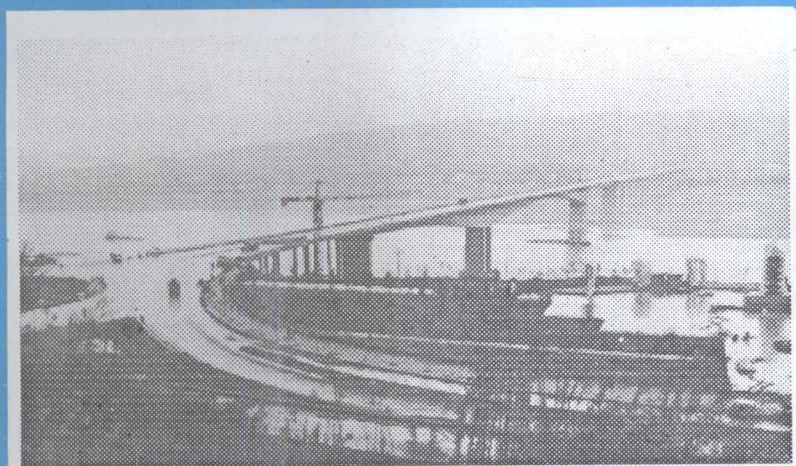


江津文史資料

第 18 輯



江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顾 问:汪代燮
主 编:陈作勋
副 主 编:傅万全
责任编辑:廖 掀
封面题字:杨 超
封面摄影:林桂春
校 对:廖 掀

江津市柏林镇民政印刷厂印制
工本费:5.5 元

江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陈作勋

副主任：王增辉、刘表兴、傅万全、钟永毅

委 员：马 骞、王长钧、王世雄、王钦永、

阮曙曦、李恩琪、杜映鹏、邹鸿光

邹绪良、陈明鑫、黄中幼、廖 掀

廖宗扬、潘培全、魏 澹、瞿善华

目 录

聂荣臻在南昌起义中·····	刘表兴(1)
忆解放初与小平同志的接触·····	彭 兴(8)
“三·三一”惨案及其江津籍烈士·····	廖 掀(11)
《挺进报》事件在江津的余音·····	韩志平(19)
回忆五十年代江津的青年工作·····	韩志平(25)
文革中境内的重大武斗事件(续)·····	文史办(33)
记我参加的“一打三反”学习班·····	廖宗扬(39)

※ ※ ※

解放后江津粮食政策的变化·····	杜映鹏(48)
江津丝绸业发展简况·····	王钦永(60)
文革前江津的“八大公司”·····	傅 荣(71)
江津社会福利事业简况·····	周 勋(78)
江津四面山航空拍摄纪实·····	邹鸿光(88)

※ ※ ※

龙门中学简介·····	王长钧(93)
几江中学简介·····	王长钧(97)
出席省首届科学大会琐忆·····	陈东阜(101)
江津农村合作医疗制今昔·····	邹绪良 黎学渊(108)
江津门球发展概况·····	宋正棋(114)
江津体坛趣闻(续)·····	贺锡近等(125)

※ ※ ※

我所知道的危石顽同志·····	廖德富(132)
-----------------	----------

急公好义的孤老李策铭先生 文史办(143)

旧时江津的十大姓 钟永毅(151)

※ ※ ※

江津重点文物简介(续) 张荣华(158)

旧时江津的著名庄园 邹绪良 郭一忠(161)

九七咏大事诗词拾零 诗书画院(167)

晚清江津诗人杨县律诗选载 市图书馆(171)

聂荣臻在南昌起义中

刘表兴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中共中央决定举行武装起义，以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

南昌起义的枪声打响。

执行起义计划

1927年7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周恩来回军事部连夜召集聂荣臻等人开会，并组织前敌军委，指定聂荣臻为书记，贺昌、颜昌颐为委员。

聂荣臻的任务是执行起义计划，最大限度地保证起义成功。

向部队传达

党所掌握的部队，主要集中在江西九江及其附近地区，有叶挺任副军长的第十一军（他兼任第二十师师长），贺龙任军长的第二十军；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其他部队，也有不少共产党员。

周恩来要聂荣臻先到九江，向当地驻军中的共产党人传

达中央决定，作好起义准备，等待中央命令。

聂荣臻和贺昌、颜昌颐到达九江后，第一个通知叶挺，并住在叶挺的司令部。

他们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去传达，同连以上党员干部谈话，介绍形势，讲明任务，告诉他们一接到中央命令，就立即行动。

这期间，聂荣臻上了一趟庐山，向鲍罗庭介绍南昌起义的计划和准备工作进行的情况。同时，他还按照周恩来的嘱咐，通知在九江养病的刘少奇，要他有准备，注意安全。

在听了聂荣臻他们的传达后，一些部队按照中央安排陆续向南昌集结。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蔡廷锴的第十师分头向南昌开进。

动员第二十五师起义

当一些部队向南昌开进时，第二十师和第二十五师留在了九江。

7月25日，周恩来从武汉赶到九江，向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恽代英、聂荣臻等传达中央的意见。周恩来要聂荣臻到马回岭把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他们约定，南昌起义一举行，就放一列火车到马回岭。

聂荣臻立即到马回岭。他紧张地工作着，多次进行个别或集体谈话，拟定起义的各项具体计划。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开始了。从南昌发来一列火车，聂荣臻首先拉出第七十三团，他与周士第商定，先把辎重装火车运走，部队向德安集中。他随后到第七十五团，同孙一中筹划，以打野外的名义拉出三个营。第七十四团只带出一个侦察连。

聂荣臻率领队伍前进。行至德安一座铁路桥旁，张发奎

带着队伍乘火车来了。聂荣臻叫他往回开，他不开，聂荣臻命令放枪，张发奎被吓跑了。

德安至南昌的火车开不通。聂荣臻率领队伍连夜行军，8月2日拂晓到达南昌，他到起义军指挥部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很高兴，说：“没想到第二十五师大部份都拉出来了。”

南昌起义发动后，聂荣臻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党代表，叶挺任军长。

参与指挥汤坑战斗

临时中央关于起义的部署是：起义发动后，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待国际援助再北伐。8月3日，义军匆匆启程。沿途经临川、宜黄、广昌、瑞金、会昌，于9月5日到达长汀，19日，占领三河坝，朱德率强兵留守三河坝。其余的部队向潮汕进军，24日，占领潮汕。

起义军进军揭阳，这时，敌军正向潮汕附近集结，占领揭阳、汤坑一带有利地形。起义军进军揭阳时，首先击破王俊的警备旅，进而在汤坑一带，与敌薛岳部遭遇，薛岳部占领汾水以北的制高点。贺龙、叶挺和聂荣臻站在东面的山头上指挥战斗。战斗非常激烈，反复拉锯，相持不下。我军精疲力尽，撤出战斗，敌人慑于起义军的神威，不敢追击也撤下。汤坑战斗歼敌三千多人，自己也伤亡两千多人。

护送周恩来赴香港

1927年9月30日，起义军经历汤坑战斗后向潮州撤退。聂荣臻从贺龙的副官处得知，潮州失守，革命委员会向海陆丰转移了。叶挺、聂荣臻掉头向西，经揭阳，到达普宁县流沙镇。周恩来率领起义军领导机关成员也到达流沙。周恩来召开了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刘伯承、张国涛、谭平山、贺龙、叶挺、

聂荣臻、郭沫若等人参加的紧急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决定武装人员向海陆丰撤退，非武装人员就地分散。镇外头出现敌人，会议匆忙结束。起义军迅速离开流沙，行至莲花山，被敌陈济棠部冲散。

周恩来发着高烧，神志不清，身边只有聂荣臻、叶挺和几个警卫人员。他们遣散了警卫人员，继续前进。路上，遇着汕头市委常委杨石槐，聂荣臻要他护送到香港。他们先到陆丰甲子镇，由于不安全，就转移到金厢镇，周恩来的病进一步加重，为了给周恩来治病，他们又来到靠海边的碧浪村。等周恩来病势好转后，他们才从金厢镇驾小船出海。风浪大，船太小，摇晃得厉害。终于经过两天一夜的航程，到了香港。

保持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革命者应当具有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聂荣臻的组织纪律性在南昌起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其一、聂荣臻到达九江后，于7月20日，同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叶挺等人一起开会。会上，李立三等人很急躁，主张立即动手。聂荣臻说不行，必须等中央命令。李立三说，既然已经向部队传达了，起义工作已经组织了，下个命令就行。聂荣臻解释，我们来的任务是做好组织部队起义的准备，准备工作很重要。但是有几个中央委员主张马上干，不等中央命令，聂荣臻态度鲜明地讲，我来的时候，周恩来交待得清清楚楚，必须有中央命令，不能自由行动。经过聂荣臻的坚持和一番争论，与会者最终还是同意先向中央报告，待中央

批准后再行动。

其二、汤坑战斗后，部队向何处撤？聂荣臻和叶挺商量着这个问题。叶挺说向海陆丰去不是办法，二十四师伤亡太大，二十五师又被隔在三河坝失掉联系。如果去海陆丰，越走离二十五师越远。到福建去比较好，那里敌人薄弱，只有张贞的一个师，没有多少战斗力，我们又可以找到二十五师，带上他们一块走。对于叶挺的意见，聂荣臻颇费踌躇。去福建是正确的，而且叶挺跟随孙中山当营长的时候去过福建，对那里的情形有所了解，这确实是个好意见。但这样挥师北伐，就与西去海陆丰的队伍分开了，最主要的是没有接到中央的命令，聂荣臻考虑好后说，没有接到命令这样一走，不就成了各走各的，单独行动了吗？没有命令擅自行动可不行啊！我们还是找到前敌委员会再说。于是，他们掉头向西。

组织纪律保证着革命事业的胜利，聂荣臻的组织纪律性构成为聂荣臻的光辉品质的重要内容。

回顾炽热的战斗

对事物的认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益深化，就是亲身经历者，也是一样。这就是总结，揭示对象的本质方面，阐述其在历史链条中的位置和作用，具有教育的意义和指导的价值。

聂荣臻怀着真挚而深沉的感情对自己全身心地参加过的南昌起义作了总结。作为一种理性的探索，给人以宝贵而有益的启示。

“南昌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中国第一枪……从这时起，诞生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我们的很多干部，也从南昌起义的实践中获得了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南昌起义的大方向，即用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聂荣臻回忆录》第76页、第78页）

南昌起义失败有着深刻的教训。首先，“南下广东的战略方针就错了。”（《聂荣臻回忆录》第76页）为什么南下广东的战略错了？第一，以广东为根据地举行北伐不符合实际。反革命力量统治了广东，广东变了色，不能成为根据地，而从全国看，敌强我弱，再举行北伐也不现实。第二，起义后不快走，也并非一定会被包围消灭。就敌情讲，总共有朱培德的第三军，程潜的第六军，张发奎的剩余部队。朱培德的第三军被消灭了一些，余部很分散。程潜的第六军，只有一个团在南昌。张发奎的剩余部队不多，且里面不少是革命方面的人。第三，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把希望寄托在争取外援上，这不对头。

其次，缺乏土地革命的思想，不认识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起义发动后，本来可以在南昌附近，或湘、鄂、赣地区开展斗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进行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国民党内部不统一，新军阀互争雄长，矛盾重重，也可为我们利用，而对之各个击破。但急于南下，也就走不成这条道路了。

最后，起义军成份复杂，没有进行整顿改造。参加起义的，有些不可靠，有些是勉强拉过来的，整顿改造是很必要的。正因为没有在南昌整顿改造，以致起义军在离开南昌后，在左翼行进的蔡廷锴第十师，4日到达进贤时就脱离起义队伍，转

向浙江了，拉走全军人数的四分之一，而继续行军的离队造成的减员也十分严重。

关于南昌起义的教训革命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问题，聂荣臻当时就有思想的萌芽。1927年11月4日，他对朱德率领的第二十五师的去向问题致函中共中央军事部，说：

“……来人云，玉阶亦曾表示面向大众云‘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我虽有十支八支枪，还是要革命的。’由此可见，他掌握部队之难了，并且走的方向亦不妥，我的意见现在只好闯进湖南去，与湘农民会合……。”

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建议，是很可贵的。

忆解放初与小平同志的接触

彭 兴

一代伟人辞世，我的内心十分悲痛。解放初期，小平同志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及西南军区政治委员，而我当时作为私立重庆正阳法商学院青年团负责人有幸与他有过一些接触，往事如烟，但许多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追昔抚今，对小平同志无限缅怀。

我曾作为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社员，在解放前的重庆从事革命学生运动，遭受过默退、挂牌开除等迫害及被敌特列入黑名单，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那天清晨甚至险遭蒋匪军的集体屠杀，若非解放军先头部队迅速抵渝，当时我所在的正阳学院全院数百名师生都已成刀下鬼。

重庆市区解放后，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治委员于12月8日随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进驻山城，第二天恰是著名的学生运动纪念日“一二·九”，当即由刘伯承出面主持召开了“重庆学生座谈会”，我有幸被邀参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座谈会。在会上，李俊琦同志代表正阳学院全校同学慷慨陈辞，愤怒控诉蒋介石集团企图血腥屠杀进步师生的滔天罪行，热情歌颂了共产党、毛主席、解放军二野部队及刘、邓首长，会场上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邓政委和张际春副政委出席了座谈会，和重庆各校学生代表相聚一堂，直到深夜才散会。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刘邓等二野领导人。

1950年2月中旬，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消息传来，重庆各界在“渝舍”举行庆祝鸡尾酒会。我作为重庆市学生界代表之一，捧着红色烫金的请柬与会，和大家一起载歌载舞，畅怀举杯同庆。西南区“三巨头”——邓小平、刘伯承与贺龙都亲临联欢会场。有位女同学首先发动，其他学生代表欢快地呼应，我们人人拿出笔记本请“三巨头”签名留念，他们都愉快地拔出钢笔签名。我回到所在的单位时，同学们都因此朝我投来羡慕的眼光。我能这样近地接触“三巨头”，亲睹他们的风采，的确是自己一生的幸福。

重庆解放，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也存在不少困难和社会问题，学生界思想波动甚大。这时，潜伏在正阳学院的一批敌特分子煽动和操纵一些不明真相的同学闹事，企图驱赶暂住学校的人民解放军，他们还非法罢免被派往北京出席全国学联执委会的我校学联代表，提出“青年团退出学校”等反动口号，把学校搞得乌烟瘴气。但当时，有个别党政执法机构对此立场模糊，只当作“两派学生闹事”，还将群众扭送的暴徒释放。事情反映到西南局，邓政委知道后，明确表态：虽然重庆解放了，但正阳学院还未解放。现在的问题是必须立即组织力量解放正阳，他指示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协助青年团完成此项任务。公安部二处段处长代表公安部长周兴在嘉陵新村接见赵书城和我，商议派公安部工作组进驻正阳等有关问题。团市委领导人轮流到学院视察和给同学们作政治时事报告。只花了两个多月时间，我们就粉碎了敌人的阴谋，彻底解放了正阳。为了庆祝这一胜利，我们托请西南公安部领导向邓政委报捷。西南局机关报——重庆《新华日报》于1950年6月28日以重要篇幅报道了在正阳学院开展的斗争及其

胜利。回忆往事,我始终感到骄傲和自豪的是,正阳的青年团组织和广大团员没有辜负邓政委和其他西南党政领导的信任。

鉴于私立正阳学院系官僚资本财产且性质反动,我们团组织提请西南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接管(那时学院尚无党组织),这一要求很快被接受,拟于1950年“七·一”前后宣布,消息传来,全校师生莫不欢欣鼓舞。当邓政委知道此事后,则认为不宜这样办。他说:私立大学不能随便接管,特别像正阳这样有多年历史的,更不可轻率。他建议交民主党派接办,这样还可发挥他们的知识优势及调动其积极性。西南文委首长楚图南及张子意也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批示将正阳交中国农工民主党接办。我们当时思想虽不太通,但还是一致表态坚决照办。农工民主党重庆市负责人李正清先生出任学院新董事长兼院长。

1990年第3期《重庆党史研究资料》曾刊登我所撰的《对解放初期中国农工民主党接办私立重庆正阳法商学院的追忆》一文,曾给不少同志和朋友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认为,此事虽然不大,但反映了邓政委很早就支持民办大学,他不同意在高教领域搞“清一色”,而且这大概也证明早在解放初期,小平同志就有今天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思想的萌芽。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小平同志的音容笑貌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心中,虽然自己如今年已花甲,仍志气不减,决心追随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四化大业再献我所有的光和热。

“三·三一”惨案及其江津籍烈士

廖 掀

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中,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历来被视为国民党右派反共清党的开端。但事实上,当时革命阵营内两派势力的矛盾早已日趋激烈和公开,此前在广东等地已经发生过多起反革命屠杀事件;尤其是当年3月31日发生在重庆的大规模流血惨案,其性质更带有明显的反动色彩。正如革命老人吴玉章先生所说,它是“四川地区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进行的一次尖锐剧烈的阶级斗争;是蒋介石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结合全国各地封建军阀和反动地主阶级,实行反革命阴谋的整个计划的一部分;是‘四·一二’政变的序幕。”

据有关资料披露,在当时左派力量的重要领导人中,有杨闇公、漆南薰、冉钧、陈达三等在这次事件中先后惨遭杀害。他们中的漆南薰和冉钧两位烈士都是我们江津人,其事迹理应载入地方各类历史文献并享受县民永世的怀念。但在我会历年编纂的《江津文史资料选辑》中,却一直缺乏这方面比较系统的介绍,应该说是我们过去工作上的一个疏漏。今年正值“三·三一”惨案七十周年,特参考历年来县内外有关资料撰成此文,争取对其作一客观的概略介绍以资纪念。

一、惨案的起因

1926年夏,北伐军势如破竹,先后攻占长沙和武昌,全国

震动。此后，各地反动军阀纷纷被迫表态亮相，或另找靠山。8月13日，四川“善后督办”刘湘也不得不通电“革命”，并于年底接受蒋介石任命，出任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的军长。随后，刘湘为装点门面，相继在其部队和防区内搞了一些“转向革命”的花架子，例如接纳左派干部、开展军官培训、容忍群团组织的民主活动等等。但是，刘湘及其反动下属封建军阀的本质并未根本改变，他们对革命势力的增长有着深刻的疑惧和仇恨，随时都有着来一次反攻倒算的冲动。1927年初，蒋介石为篡夺革命领导权公然在南昌另立中央，革命阵营明显分裂为左右两派。刘湘凭着其灵敏的反革命嗅觉，很快便死心塌地地投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一边，“革命”的假面自然很难再继续伪装下去了。

1927年3月24日，南京发生英国军舰炮击无辜市民的严重事件，激起了全国各地爱国群众的极大义愤。几天之后，重庆工农商学兵反英大同盟召集各界代表开会，决定于3月31日在打枪坝组织游行集会以示抗议。消息见报后，立即在反动阵营内部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帝国主义分子担心示威群众会趁机捣毁位于打枪坝一侧的英法领事馆，在中国引发一轮巨大的反帝浪潮；封建军阀和蒋系骨干则担心这次集会会导致民主革命势力的进一步壮大，甚至发生臆想中的“共产党暴动”；而当时已经臭名昭著的地主武装各地反动团阀们，却疑心这次集会的真正目标在于对他们进行打击。（因为江、巴、綦、南四县团阀恰好定于3月31日在巴县召开联席会议。）于是，反动势力们不谋而合，纷纷准备对这次集会进行破坏和镇压。

说这几股势力暗中勾结起来破坏这次爱国活动，当天的